梦中的英雄

○ 剑及履及

何以为“英”?
节约劳力用一人。
何以为“雄”?
风雨初来云雀低。
草之精秀者为英,
兽之特群者为雄。

何谓英雄?
是割席而去者,或是拍案而起者?
是怒发冲冠者,或是闻鸡起舞者?
何谓英雄?
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者。
是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者。

这是英雄——
寇可为,我复亦为。
这是英雄——
寇可往,我复亦往。
这是英雄——
聪明秀出者,胆力过人者。

自古英雄出少年,
如十二奇谋震战国的甘罗,
如投笔从戎垂青史的班超。
汉家麟阁待英雄,
如面涅横刀定四方的狄青,
如开疆万里拓龙庭的刘彻。

要使英雄一命危,
如一词压两宋、一人抵万军的岳飞,
如忠肝昭日月、义胆护苍生的于谦。
老子英雄儿好汉,
如曹操,曹植、曹丕,
如苏洵、苏轼、苏辙。

从青铜鼎纹里打捞月光,
听见楚辞在血脉里轻轻摇晃,
屈子的长剑剖开郢都的迷茫,
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吟唱,
至今悬在汨罗江上,
化成永不沉落的星芒。

大漠的风席卷汉家的牧场,
李广的弓震颤匈奴的篷帐,
“但使龙城飞将在”的荣光,
穿过两千年风霜,
依旧在长城砖缝里铮铮作响,
胡马度阴山? 甭想。

赤壁的火光映红公瑾的面庞,
拂过惊涛骇浪,
孔明借东风的手掌,
在《念奴娇》的顿挫中抑扬,
乱石穿空处,至今回荡,
樯橹灰飞烟灭的绝响。

金兀术的金雀斧打不过岳武穆的沥泉枪,
精忠报国的理想,
在背上灼成永不褪色的勋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沙场,
还我河山的愿望,
抵挡不住十二道金牌的荒唐。

零丁洋的雨淋湿了忠贞不屈的文天祥,
淋不湿人生自古谁无死的绝唱,
惶恐滩头莫惊慌,
墨痕未干的汗青竹简上,
至今在史书扉页渗着泪光,
凝成民族的脊梁。

我在梦的渡口打捞这些过往,
他们是星河坠下的磷光,
在岁月长河里闪烁着铿锵,
当我触碰那些泛黄的诗行,
指间传来战马的冲撞,
和铁衣上的新伤。

梦中的英雄,一直被景仰,
从未被遗忘,
绵绵温暖着每一个自信的胸膛。
当金鸡唤醒朝阳,
我依稀看见华夏儿郎正茁壮,
如他们的模样。

温暖的柴火

○ 喻雪金

秋风起时,村庄里的柴火垛便日渐丰满起来。它们或方或圆,静静的伫立在庄户的院子里或屋檐下,散发着淡淡的木香,让人心生暖意。每当看到这些柴火垛,我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飘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我仿佛看到了那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和母亲步履匆匆地抱着柴火的身影。儿时的那些砍柴的记忆,便如潮水般的涌来。

老家开门见山,群山叠翠,砍柴是村里人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山里孩子的“必修课”。两个哥哥八九岁时,父亲就给他们置办了适合孩子用的柴刀和扁担。我也在十三四岁时就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砍柴。

砍柴的孩子呼朋结伴,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行至山谷的岔路口处,便停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好当天的柴场,然后在欢声笑语中朝目的地开拔。到了柴场,大家四散开来,各砍各的,也不用交待。

砍柴有诀窍的。我第一次上山砍柴时,一砍一弹,木柴下截布满了刀痕,却仍然稳稳站立。连砍带踹折腾半天,才砍断一根。我气喘着也跌坐在草丛中,象那棵被砍倒的柴木。哥哥见此便手把手教我用手腕发力,以五六十度的斜角下刀。当然砍柴被刺或划伤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一不小心,刀落在自己的手或腿上也司空见惯的。不是很严重的伤,随手扯两棵不知名的草揉碎捂在伤口上就行了。如果伤口更小些,就只需往伤口上吐两口唾沫。

感觉砍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收柴。一抱一抱地把柴抱到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用柔软的枝条拧成麻花状,将整理好的柴上下各

一道捆好。手脚麻利的人,捆好自己的柴火后,扯着嗓子喊一声:“都齐了么?”若有人回应“还差着呢”,便自觉上前帮忙。所有人的柴火都捆好,扎成八字形柴担,就可以下山回家了。

柴好砍,担难挑。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挑一担柴行走,绝非易事。我记得最初挑柴,刚开始几步还好,慢慢地,就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腿肚儿发颤,脚步越来越不听使唤,肩膀更是火辣辣的痛。那种滋味,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浑身一颤。好在一起的伙伴多,每当有人步伐摇晃时,总会有同伴伸出援手,及时抓住晃荡的柴担。队伍中那一两个力气大的,快步把自己的柴担挑到前方某处,再转身回来帮那些弱小的挑一程,叫接肩。接肩的和被接的并不一定是兄弟姐妹,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山里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了分担,懂得互助。那一根根柴火,串联起小伙伴们无私与互助的温情与力量。

挑柴担回家后,抽个时间砍成半米长短,整齐地码在屋檐下,堆砌成质朴的诗行,成为村庄里一道承载着温暖与烟火气息的风景。

父亲有时候也会上山砍柴,但他砍柴是为了焖炭。需要天不亮就起床,带上一天的干粮,在山上一砍就是一天,很晚了才披着月光回家。焖炭的窑也在山上。隔段时间,父亲就会一担担地往家里挑炭。每当这时候,我们兄妹都表现得非常兴奋,因为这些炭不仅能给我们取暖,更让我们的学费、新衣鞋和连环画都有了着落。对父亲本能的依赖,让我们忘了细细品味他披星戴月的与山风为伴、与黑灰共舞的辛苦。后来才体会到,父亲烧的炭,如同深沉的父爱,温暖我们一生的每个时刻。

婆婆与公公相濡以沫六十余年,他们共同抚育了十个儿女,个中艰辛自是不言而喻。勤俭了一辈子的公公,在去世前的两三年里,尤其执着于砍柴火,谁劝也没用。那时他的腿脚已不太利索,砍柴挑柴都有些费力,但他仍如燕子衔枝般往家里搬柴火。老公多次劝阻无效后便忍不住冲他发火,公公也不恼,只是淡淡的说:“多备些柴火,以后我不在了,你妈也有柴火做饭取暖!”老公听后眼圈泛红,却不再吱声。

公公去世多年,而他留下的那些柴火,也温暖了婆婆多年。老人不说爱,但每一缕炊烟都是浓浓的爱。

公公去世后,我和老公又重拾起丢下了三十余年的柴刀,在节假日里去给婆婆砍柴。冬日里,我们和婆婆一起坐在熊熊燃烧的柴火旁,轻言软语的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总能让心房变得极其温暖。

柴火的温暖,是家的味道,是爱的传递。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温情,让它如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琐忆祖母

○ 游强进

儿时,不止一个人曾问我,在祖父和祖母之间,你是喜欢祖父还是祖母? 对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我自然会回答“都喜欢”。但打心眼里说,儿时的我更喜欢祖父一些。究其原因,可能是祖母絮言碎语多了一些、老是要我去做不想干的事,另外时不时如祥林嫂一般“痛说家史”,把“造孽”两字挂在嘴边。小孩子听不懂,也不愿意听,这样一来与老实憨厚、少言寡语的祖父相比有些距离,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要说小时候最不想干的事,就是每逢过年过节,祖母老是要带着我去城里乡下访友走亲戚,到左邻右舍串门拉家常,每见到一个人,就要把牵着我的手拽一下,嘱咐我喊人。而数不过来的姑叔伯舅爹婆中间,好多人我又不认识,心里自然一百个不乐意,就是死活不开口。祖父和祖母一同被下放至农村后,每天学校放寒暑假,父母就会安排我坐火车回孝感陪伴他们二老,甚至为了不让他们寂寞,把妹妹放到农村小学去读一年小学。在农村呆不住,我就偷偷一个人跑到城里的外婆那儿找同伴玩。然而玩得还没过瘾,正在兴头上,祖母就从乡下赶到城里来,把我领回去。

小孩儿的心智,是理解不了老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直到祖母去世,再回味祖母的言谈举止、一点一滴,才品咂出老辈人对子孙的那片舐犊情深。

祖母只有父亲一个孩子,一生爱整洁、讲礼性。在我的印象里,她穿的衣服虽不是上乘的,总是抻抻抖抖、干干净净,家里的陈设也是整整齐齐、摆放有序,地上找不到一个碴子、一处污渍。祖母的礼数比较多,比如吃饭不能敲筷子、饭毕后筷子不能搁在碗上;就餐时大人没上桌小孩子不能上桌更不能在大人没动筷子时拈菜;大年初一不能倒垃圾、杀鸡鸭;还有吃鱼不能吃干净以示“年年有余”,夜晚不能剪指甲、梳头等等。在礼性和规矩上她是那么严厉,可是对待客人,她又是那么和善、那么热情。在她看来,来的都是客、待客要热情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当祖父和客人们拉家常的时候,祖母就在厨房里忙活开来,把水烧开,打上三个鸡蛋——一个或两个都是骂人——然后放入红糖,一碗热腾腾、甜蜜蜜的荷包蛋就端给了客人。祖母对客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您莫打饿肚啊。”讨饭的乞丐来了,祖母也是寒暄相迎,从不恶言相对,要么给上一角两角钱,要么给上一把米、一块粑、一碗汤。冬天的时候,祖母还会让他们喝上一杯热水暖暖身子。

祖母上过几天私塾,略通一点文墨,能够写上家人才能看懂的书信。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由于翻单杠时把眼镜腿摔断了,又怕父母责怪,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要她汇20元钱来,重配一副眼镜。结果祖母接信后真的给我寄到学校来了。不过在过年团聚时,祖母把这事告诉了父母,使我被父母好生剋了一顿。父亲对我讲过,祖母的记忆力惊人,六七岁读私塾时学的歌,到八九十岁时都能吟唱,如这首儿歌:“太阳下山日落西,背上书包放学去。见了父母敬个礼,父母看见笑嘻嘻。”

在祖母身边,我度过了儿时光景。记事不多,但祖母讲的关于我的故事,我一直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祖母说,那次我手上长了一个瘤子,祖母带我去医院看病。当我哇哇大哭时,祖母狠狠打了我一巴掌。医生感到诧异,说“你怎么对你儿子这么狠”。祖母急忙解释:“他不是我儿子,是我的孙子。”这个故事祖母讲了多次,颇有儿孙满堂的自得与自豪。祖母还说给我洗澡时问我,“长大结不结媳妇啊”,我说“结呀”。祖母又问,“结媳妇搞么事啊”,我回答“给我洗屁屁呀”。每当讲这个故事,祖母总会是笑逐颜开。也许那时在她老人家心里,荡漾的是辛苦没有白费的甜蜜感觉吧。

如今,在肖家港的墓园里,祖母已经静静躺了13年。她是一介平民,如同轻风掠过,瞬间即逝,除了家人,无人知晓,无人谈论,就像从没有来到这个星球一样;如同一片枝叶从树上飘落,无人关注,也无人留意,最后化为泥土。但祖母在我心中,却是一把永不熄灭的火炬,燃烧在心中,照耀我前行之路!

诗意横沟

○ 黎洪涛

在长江南岸的晨雾里,横沟桥镇正以三缕馨香织就一卷流动的《富春山居图》——那是“诗香”“花香”“果香”交织出独特的文化生态画卷。

东站广场上,农民诗联大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远望农村尽换装,家家户户住楼房。”农民诗人钱立根的诗句道出了时代的变迁。八十四岁的农民诗人张运鑫的《老屋施新村》这样写道:“老屋施墉何以闻? 旧村改造建新村。楼屋焕彩家家靓,花草盈庭户户春。”笔墨间流淌的不仅是村庄面貌的巨变,更是一个老农对新时代的礼赞。在横沟桥镇,这些农民诗人,他们白天握锄头,晚上执笔杆,将泥土的芬芳转化为平仄的韵律。

文化站的五层小楼正吞吐着人潮。二楼农耕博物馆里,八旬老农抚摸着锈迹斑斑的犁铧,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独轮车的木轮上留着几道深深的凹痕,那是无数个晨昏里与泥土较量的印记;老式木犁的犁铧闪着冷光,像一弯倔强的新月,固执地保持着耕耘的姿态;水车的木质叶片上,水渍干涸后留下的纹路,是河流与人类对话的密码。这些老物件沉默地陈列着,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三楼排练厅的镜面墙上,跳广场舞的妇人将《桂香酒歌》的旋律踩成韵脚。最热闹是四楼诗联培训室,十岁孩童正用拼音标注“葡萄架下躲太阳,一颗甜字滚进筐”,而他对面的白发老者,把锄头倚在墙角,正在宣纸上誊写昨夜田埂得来的句子。

午后的甘鲁村,鲁敦喜正在他的农家书屋教童子写作。木门吱呀作响,穿堂风翻动着墙上的诗联,露出“歌长岭,咏栗林”的联语。忽然有个穿胶鞋的后生闯进来,裤管还沾着泥星,张口便问:“‘两箩瓜果一肩挑’的下联该怎么对?”满屋哄笑中,老鲁提笔写下“左是欢声右是笑”,墨汁在宣纸上洇开,像极了田垄间饱胀的稻浆。这种“泥土里长出的诗意”,成为连接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精神文明的桥梁。

印象林花生态谷里,农民诗社的采风活动别开生面。穿行在花海中的诗人们举着手机拍照,在花间小径上推敲词句,有人即兴吟出“扶上红花问紫花,搽过胭脂未?”的俏皮句子。现代农业的多元发展,给了他们更广阔的创作视野——蓝莓基地的紫色果实成了诗行间的意象,光伏板下的间作田衍生出“光哺新苗壮,电生沃野丰”的联句,就连乡村旅游的停车场也能引发“车排韵脚一行行”的诗意联想。

杨畈村的果园飘着双重芬芳。葡萄架下散落的诗页,有的墨迹未干,有的已浸透果汁的甜香。当第一缕阳光穿过枝桠,那些晶莹的水珠便折射出七彩的光,像是散落人间的星子。游亚平的葡萄园里,那紫莹莹的果实饱满得几乎要撑破表皮,汁水在阳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城里来的孩子们钻在藤蔓间,小脸晒得通红,却仍不肯停下手里的剪刀。他们的欢笑声与蝉鸣声混在一起,被风送到更远的田垄。遮阳棚下的水果摊错落有致,黄桃、西瓜、葡萄琳琅满目,果香与汗味奇妙地交融,酿成最地道的夏日气息。

三阳路的生态步道旁,农民诗人正在石桌上铺开宣纸。他的笔尖蘸饱了墨汁,却悬在半空迟迟不落。近处溪流的潺潺声、远处果园里的剪枝声、更远处孩童的嬉闹声,都成了他酝酿诗句的韵脚。最终,那支毛笔落下,写下“藤蔓垂珠映流光”的句子,墨迹在纸上缓缓晕开,如同杨畈村的日子,平淡里透着绵长的回甘。

暮色漫过东站广场时,文化站前的广场上,路灯如明珠般亮起。王威书记常说:“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这些灯光不仅照亮了广场舞者们的舞步,也照亮了农民诗人们回家路上仍在斟酌的诗句。农耕博物馆里的老物件与诗社里的新篇章,共同构成了横沟桥镇的文化基因——既不忘“粒粒皆辛苦”的农耕根本,又开拓“挥毫写振兴”的时代新声。

从“晴耕雨读”的古老智慧到“诗意横沟”的当代实践,横沟桥镇证明文化浸润能重塑乡村灵魂。正如一农民诗人所写:“路灯蓄足正能量,照得人心好亮堂”——文化之光,照亮了乡村振兴的更多可能。

桂乡诗笺
gui xiang shi jian

小重山

○ 曙光初照

碧水浏阳流向东。
三湘多润泽,
晓长风。
新堤丰柳绿葱茏。
橘洲汇,
烟雨聚融融。

击水显英雄。
且将寰宇阅,
展飞鸿。
激昂诗句唤农工。
乾坤定,
史册立韶峰。

落叶飘零(外一首)

○ 贺红岩

冬的霜寒
稀疏了银杏树上的叶子
剩下零星的几片
恰如秋日信笺末尾的标点

一片树叶
在眼前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如一只斑斓的蝴蝶
从容地飘落在地面上

没有了树叶的遮蔽
那些清瘦的树丫伸向天空
一个个鸟巢露出真面目
默默地接受阳光的温暖

落叶飘零
是草木轮回告别时深情的姿态
凋零不是结束
而是下一场葱茏的开始

当生活的喧哗渐渐沉默
时光的扉页上
清晰地映出生命的伟大
人生旅途上最美的故事

黄昏的温柔

黄昏温和平静
让人不由得安心
慢慢沉淀自己
享受一天中最温柔的时刻

黄昏散发温柔的光芒
任时光静静流淌
仿佛一个人历尽沧桑
最后悟出淡泊与宁静

坐在黄昏里
你会感受到暮色渐暗
时光在流走
心生一种淡淡的伤感

在黄昏温柔的光影里
卸下一天的疲惫
让心灵放松
坠入柔软而温情的怀抱

时光清浅
不妨在黄昏的温柔里
打开心门
进入一种无欲无求的境界

立冬了

○ 耿庆鲁

立冬了
冬风忙着把秋的信件送给大地
在树的枝头
腾出一片空旷

你会看到一个个鸟巢
蹲坐在树丫上
在游子的心头
幻化成家的影子

遥望远山
枫叶红
银杏叶黄
铺展回眸的秋色

田野空旷
小麦露出点点绿意
河岸边芦花洁白
摇曳一份冬天的温柔

一棵柿树伫立在山坡上
几枚坚守的柿子
好似红灯笼
照亮游子回家的路

清晨的霜白
辽阔了田野的意境
袅袅升起的炊烟
是村庄的呼吸